

水仙花的诱惑

□朵拉[马来西亚]

在微信朋友圈随意浏览，经过去日本友人发上来的照片时，无意中看见她桌上一个个小小的藤制花瓶里，插一束绽放得灿烂秀丽的水仙。绚美的水仙照片下边，文友略略得意地陪她俊俏脱俗的花跟大家打招呼：早安，满屋清香。

那瓶清新雅致的水仙背后是一幅纯色窗帘，水仙在如此秀雅的背景下益发明净起来。我对着照片里的水仙，深深吸一口气，那馨香的味道刹那间飘过来，闭上眼睛，香气弥漫在我家客厅里。

禁不住诱惑，我给她留言：想念的水仙。

她一定是很爱水仙花，向来忙碌的她，居然即时给我回音：明天我还要再去多买一些。

羡慕着。我的桌上没有花瓶，也没有花。日本这个时候也是水仙的季节吗？

无论什么季节，我住的城市，永远看不到水仙。这儿没种植水仙，也不进口气水仙。周边朋友听我说起水仙，好奇地问我那是什么花。

过年时开的水仙花呀。我

说。在中国过春节，许多人家要买一盆充满喜庆气氛的水仙回来养在客厅里，等待水仙花绽开，露一露芬芳时，那绚烂和芳香就是对新年的最好祝福，是来年吉祥如意的象征。

“哦，”朋友感觉新鲜，“我从来没有听过，想一想，再加一句，也不曾看过水仙呢！”

热带人从没见过水仙并不稀奇，我也是到后来有一回春天在温哥华路边才遇见洋水仙。再到很很后来到福建漳州，当地人说“欢迎你来到了水仙花的故乡”，还特别带我到百花村去寻水仙。整个村庄全是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花儿，琳琅满目花团锦簇美不胜收的奇葩异草令人越走越慢，在一个花店的门口，闻到一股清香，循着香味走过去，店主在泡茶，味道源自茶桌上一束雪白花瓣向外舒展内里黄色花芯的花。这味道真美，我说。店主笑着招呼，坐坐坐，来喝茶呀。先给我倒一杯茶，金黄色的茶水也很美，然后他指着那一束小小朵的花说：香味来自这些花呢！这什么花呀？他说：这是我们漳州的水仙花嘛。

在日本友人藤制花瓶里的正对中国水仙。水仙进入中国的记录在《北户录》：“寄居江陵的波斯人穆思密赠给孙光宪几棵水仙花。孙光宪是晚唐五代花间派的重要词人，当时在江陵

(今湖北荆州)任职。”后来黑潮将水仙的球根冲进海里，漂流到日本。在介绍日本水仙的文章里写着：“滩黑岩水仙乡的水仙是从江户时代，附近的渔民将漂流到海岸的球根植入山中开始……”所以日本友人桌上的水仙和我在漳州遇见的水仙应该是同种。

来到中国的水仙，受到的宠爱清楚地揭示在书里。唐诗宋词随便一翻都见水仙风貌。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把水仙当成他的命，听起来像文人多大话的溢美。但他在《闲情偶记》里说他选择在南京安家，为的就是南京的水仙。丙午年春天没余钱买水仙过年，家人劝他克制些，就少看一年水仙吧。他只提一问：“难道你们想要夺我的性命吗？”倘若不是为了水仙，他宁可留在乡下过年，才不冒着大雪到南京。结果他把家里的首饰变卖换钱买水仙。“宁可短一岁的寿命，也不能一年看不到水仙花。”

当漳州的朋友带我到圆山脚下，绿油油的水仙花田在眼前，周边却围起了棕褐色的木条

围墙，望花兴叹时，惆怅失望双双携手而来。朋友悄声叫我：“来！这边！”他指着前边一条田垄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：“我们翻过这里，可以走过去看花。”

我穿的是裙子！不是为了见水仙穿的裙子。那天到大学去商量隔年“朵拉听香”画展的事，正好来了喜欢艺术的教授，见我画册里的水仙，他告诉我漳州水仙花田刚刚重新整修，范围的壮观值得去看看。这建议赢得我的喝彩，开车到大学来接我的朋友就有了新任务。他的声音比我的心情更雀跃：“好呀！我们现在就去。”

攀爬过木篱笆前，我把长裙拎高一点，一个跨步踩进花田。童年时没做过的顽劣事，到老了竟有机会尝试。真是难以拒绝的水仙花诱惑呀！

冷冽的风把空气中流淌的清香送到我跟前，夕阳下一望无尽的水仙花田，漫山遍野布满簇簇拥拥间杂在绿色花叶里的水仙，幸福的感觉像水仙花的芳香渗透了我全身。此生也许就这一见，然而这一面已经足够让我怀念……

回到柏屋

□廖君

其实柏屋离茂名市区不远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在那里度过。

车子由圩镇一路进来，拐过龙马村、柏屋村，已不是当年的庄稼茂密的田野了，焕然一新的楼房井然有序。

独自驱车，四下寻找当年建筑旧址，小菜园、甘蔗林、拱形猪场、山溪、柏屋大队部荡然无存。校园里全是新建二层楼房教室，操场由围墙封闭着，隔着摇曳的杂草，只见父亲当年毛笔题写的校名还在。徘徊在铁栅栏外，几回拍打，无人开门。母校创办1950年，原名“柏屋私立小学”，原在乡村村内，1960年搬迁到此。我人生中第一篇文学作品在这里完成，标题已经忘记，记得曾被语文女老师在课堂上生动地朗读。而对文学的衷情与发展，全由当时的校长父亲启蒙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们兄弟跟随着父母在这里开辟菜园与坡田，种植饭豆与南瓜。偶尔村庄的农民送来红薯芋头，初夏时节还有一袋荔枝。那时荔枝估计是黑叶，总要小心剥开红色，玩弄许久也舍不得吃下。隔天清晨，父亲买好一刀猪腩肉，

安静地挂在厨房墙头，我们要等到傍晚才能吃到。午餐经常只是白粥咸菜，偶尔还有红薯。孩童时没有午休的概念，我时常包裹三两斤大米，偷偷摸摸地跑到校外，在废弃的猪场有温暖的粉皮档和腐竹作坊，粉皮和腐竹是最难忘的美食。又是阴雨绵绵的中午，冬天的粤西山坡很冷了，我拎着一大包大米只换得大半盆炒粉；韭菜还要我帮忙清洗，下油，那个瘦削的档主对校长的儿子多少还有点关照。油锅热气腾腾，韭菜下在花生油中，香气四溢。粉皮应声而落，一注乌黑的酱油淋下，粉皮随着锅铲四处绽放。良久，油锅吱吱作响，略糊，档主铲落手起，满满一盆羊角炒粉成就。躲在猪场的拱门下，依靠着锅灶取暖，任外面冬雨纷纷……

柏屋小学与柏屋大队关系密切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柏屋大队组织活动常杀猪，煮饭、做豆腐花。一个秋天的下午，跟随父亲进到大队院子，我惊呆了，原来大瓦缸也可以装扣肉的，宽大的缸内红黑相间，油光丰盈，大块大块排列着，满满上百斤煮熟的肥猪肉……这是何等的壮观与诱人！与其并列摆

放的，有一大瓦缸雪白的热腾腾的豆腐花，院落内还有堆积如山的甘蔗。当大队老书记倒上一大勺猪扣肉，最少有三斤，我迫不及待地捂住鼻尖，因为惦记着要与家中的妹妹、妈妈分享，一路小跑回校园……

我泊车坐在校园东门的水泥墩上。

还是当年的大概位置，我望见熟悉的浮山岭。当年荒野的山坡，山塘、水井、养猪场、坟茔、溪流、菜园，还有茂密的甘蔗林、蓖麻林。在荒野的另一面，充满着诗情画意。除了在柏屋的村庄捉蜜蜂，那一畦畦青菜花，灿烂了我的少儿时光。

水塘位置当年是一片菜园，是父亲带领教师们开垦出来的，一条小溪从菜园边流过。晚饭后，菜地是我们的乐园。串串的苦瓜，泛红的西红柿，翠绿的生蒜，还有沉重在地的南瓜。傍晚时分，教师家属们或淋菜，或聚集在菜园里家长里短。溪水潺潺，菜园春色，瓜果飘香，笑语晏晏。

十年的柏屋时光已经沉入记忆的深处。日后每当我迷茫困惑时，总要回到柏屋，寻找心灵深处的朴素与感动。

只有一棵大榕树的那个村

□罗健青

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每每听到这句话，我就会想起我的家乡，想起村头那棵大榕树，这是我有记忆以来见到过的第一棵大树，所以我与它有着天然的感情。

榕树村仅仅只有一棵榕树。

除了这棵外，方圆两三公里以内的地方没有见到过第二棵榕树。

以一棵树来命名一个村庄，可见这棵树在村民们心目中的地位。我离开家乡在外生活已42年了，每次回来，只要时间允许，都要到大榕树下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在榕树下有好几次与儿时的玩伴不期而遇，我们共同回忆当年的美好时光，聊聊那些有趣的事儿。而在更多时候，我则独自一人在树下静静地坐着。

据记载，明万历年间的(公元1597年)，分居始祖(罗元捷)自新丰迁到增城派潭黄洞开居至今已有424年。村中一位长者说，村头这棵大榕树的树龄至少也有300岁了。

村依山而建，坐西向东，正前方造一弓形大池塘，是典型的客家村落建筑风格。大榕树位于村子的右前方，树高20余米，高大挺拔，树干要四五个人才能围抱过来，犹如一位忠诚的卫士守护在村头。从远处看，树的平面像一把半圆的扇子，枝繁叶茂。

榕树枝挂满长须，在风中摇曳，俨然长者的胡子般飘逸。一条小河自北向南从其东边十余米处缓缓流过，河水清澈，可见鱼虾，当年村民都喜欢在这里洗衣服，我们称之为“洗衫沟”。夏秋时节，这里成了小伙伴们戏水的好地方。距离大榕树东南方约30米处建有一座小石桥，简朴而坚固，颇有小桥流水

人家的风采。

常言道：独木难成林。榕树则是例外，一棵大榕树就是一片小树林。当年，在这片榕荫下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聚集在一起，围坐在一位“百事通”长者跟前，听他讲故事，出谜语，揭谜底；在这片榕荫下，爆米花师傅把高温的转筒放进袋子准备“引爆”的那一刻，我本能地双手掩住耳朵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等待着那一声炸响。

在这片榕荫下，补锅师傅在

忙碌着，也许是觉得好玩的缘故，我常常会上前做个矮子，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拉风箱；在这片榕荫下，傍晚时分，我在专注地数着从树洞里钻出来，旋即飞往东边山头觅食的蝙蝠，1只、2只、3只……它们很有秩序，在空中形成了一条流动的虚线；在这棵榕树下，我看大人们在下象棋，看着看着，自己也成了下棋的人。还是在这里，我当时听到卖白榄的喷呐声；在这棵榕树下，我渴望能买到4分钱一根的冰棍……

双夏大忙季节，我牵着跟自己一同在地里劳作了大半天的黄牛枯到这里休息，拍拍它的背，摸摸它的头，然后送上它爱吃的饲料，自己则在树荫下那条长长的麻石上美美地坐上一会儿。

老榕树倒下不久，村民们精心挑选了一棵榕树在原址上栽植，并对地基进行了加固，挡土墙采用花岗岩石材砌筑而成。23年过去了，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，这棵榕树生长旺盛，小树长成了大树，堪比老榕树。而今，村头绿荫重现，景象如初。

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家乡的派潭黄洞是哪个自然村的时候，我依然会不加思索地回答：只有一棵大榕树的那个村就是！

岭南的冷

□王国华

天气预报是准的。我陪蒋蓝先生游览伶仃洋，带了两把伞。他说用不着，“天气很好啊！”我说刚才看了预报，十点钟会有雨。

果然，十点五十九分，轻薄的乌云在海边集聚。十一点零五分，伞都顶不住了。我俩躲在洗手间，雨注如幕，挂满房檐。他感慨道，真神奇！

抬头望天，西伯利亚荒原上，寒冷像石头一般长出来，插翅。坚硬的鹰，滚滚向南。碾压过东北的雪地，华北的凄草，江南的湿树冷叶，压迫感越来越强。

然而，事情的结果却让大家感到很奇妙，大榕树没有倒向上述三个方向，而是向东面平平地躺下，房子安全、人畜无恙。由此，让我又一次想起了当年那位长者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棵大榕树很有灵性，掉下来的话树桩从来没有砸伤过人。”

老榕树倒下不久，村民们精心挑选了一棵榕树在原址上栽植，并对地基进行了加固，挡土墙采用花岗岩石材砌筑而成。23年过去了，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，这棵榕树生长旺盛，小树长成了大树，堪比老榕树。而今，村头绿荫重现，景象如初。

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家乡的

羽绒服厚度不及北方羽绒服的三分之一。以北方人的视角，徒有其名而已。北方人所说的秋裤，在岭南可以当棉裤穿，每年最冷的那几天，拿出用用。

他们毫不含糊地应对些微的变化。对一个在冰雪中待过十八年的人来说，寒流者，只是凉快了一下。地道的岭南人却是，该短袖短袖，该长衫长衫。加一件外套，并非轻而易举，也要经过心理斗争，衡量众人反应。一万大家都是短袖，岂不是自外于群体？他们在昼夜温差不超过三五摄氏度的起伏间，体验其他地方十几摄氏度的动荡，以裸露的皮肤体察空气中的风霜草动。

因此，温和的他们，对冷更敏感。如果真的寒潮到来，零下二十多摄氏度，不用担心他们冻坏，这样的群体定能想出更多办法。

天气预报中，来自海上的一部分，如台风，如暴雨，才紧贴着实际。空中发出一阵阵怪异的喊叫。天摇地动，树木全部扭身藏头。“寒流来袭”，最多加一件毛衣，天下太平。台风驾到，人进屋，厂停工，校停课，此时便发现，人们依然平静。适应了岭南冷，一切都水到渠成。

在他乡，“掂过碌蔗”

□孙博[加拿大]

“送鼠迎牛”之际，友人冒寒送来一根甘蔗，有两米多高，也较粗壮。我漂洋过海三十年，还是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见到甘蔗。有几次回国，在街上看到卖甘蔗的人，也无时间排队买。友人说，他也是第一回在多伦多的华人超市看到甘蔗——还是中国进口的，便兴奋冲冲地买了几根，与亲朋好友分享。

友人前脚走，我后脚撸起袖子，挥起菜刀，刨甘蔗皮。在加拿大长大的两个儿子见状傻眼了，好像看到原始人突然闯进文明社会一般，边议论边拍照。以往，他们只是在电影里见到过甘蔗，现在亲眼目睹，感到十分好奇。

剥去紫色的外衣，甘蔗茎变成赤条条的，呈黄绿色，新鲜欲滴。我斩了两节，分别给两个儿子，他俩目瞪口呆，问我需要全部吞咽下去吗？弄得我哭笑不得。看来，在城市长大的孩子，真是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啊。我又斩了一节，做示范。咬了一口，果然脆甜汁多，再嚼了几口，吐出蔗渣。俩儿子依样画葫芦，像模像样地啃起甘蔗来。已工作几年的老大说甘蔗太硬，再说自己刚补了牙，马上放弃了享用。正在读大四的老二夸奖甘蔗味道好极了，但也觉得较硬。这时，一旁的太太说孩子没有嗜甘蔗的习惯，建议剖成手指大小的块，我马上照办。

老二问甘蔗到底有什么好处，我说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，还含有钙、铁等物质，能够促进骨骼的生长发育，对人体新陈代谢非常有益。他听后，马上嚼起小块的甘蔗，说感觉比刚才舒服多了。

提及甘蔗，马上让人联想起成语“渐入佳境”的出处。有一回，东晋画家顾恺之吃甘蔗是从末梢啃起，再到根部，即“噉甘蔗，先食尾”。朋友问他感觉，他说：“渐入佳境。”——意思是越吃越甜，逐渐进入美妙境界。之后，“噉蔗”用来形容初时乏味而后渐入佳境的状况，而“蔗尾”比喻先苦后乐，具有后福。其实，这里的“噉”与“啖”同音同义，意为吃或给人吃。

宋朝大文豪苏东坡，曾以《甘蔗》指代自己的际遇：“老境于吾渐不佳，一生拗性旧秋崖。”说的

是人生渐渐进入老年的景况，就像甘蔗从根到梢一样，越来越不好，这甘蔗生长在深秋破败的石崖边，跟我一样，性子是那么的顽固。但他在《次韵前篇》中则把老年生活比作“啖蔗”，说道：“少年辛苦真食蓼，老景清闲如啖蔗”，意思是少年辛苦，老景清闲如啖蔗，就像吃苦辣的蓼草；而老年清闲的日子，就像吃甜香的甘蔗……

我和太太各捧两节甘蔗，面对面啃起来，大有摆龙门阵的架势。两个儿子见我们津津有味，异口同声说我们吃的是种回忆。真是一语中的啊！我脑海中马上回忆起少年时代的情景：在那物质匮乏的年月，甘蔗并不贵，但家里还是没有闲钱买来吃，只有考试获得高分，或者是运动会拿了奖，母亲才会掏几毛钱给我，让我去买一根甘蔗解馋。有时甘蔗太长，只能央求商贩卖半根。

“掂过碌蔗”，太太啃着甘蔗，突然用广东话自言自语。我马上皱了眉头，当了二十多年的“广州女婿”，怎么才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呢？她慢慢解释，这里的“掂”字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是直，另一层是达成，而“碌”是广东话中的量词，也就是一根的意思。“掂过碌蔗”的字面意思是比甘蔗还要直，寓意事情的进展非常顺利。她还说，每逢过年前夕，广东的一些鲜花市集或街口花档，总会见到高高的甘蔗，市民把甘蔗买回家后，摆在大厅，祈求新年由头甜到尾，顺风顺水。我心里想，这与我们上海人所说“新年吃甘蔗，节节甜、节节高”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太太又举例，广东话中还有“有蕉一日，掂过碌蔗”的说法，“蕉”和“朝”的读音相近，“有蕉一日”即“有朝一日”。她记得，有一年的高考，广州一家中学门口，有家长带着助考“神器”来到现场，每根甘蔗上绑着三根香蕉，寄望“今朝高考，掂掂一切”。

由此看来，广东话确实传神。如果我想精通粤语，还得花大功夫。

我和太太又啃了一节甘蔗，她说牙齿受不了了。其实，我的牙齿并没有她的厉害，但为了新年“掂过碌蔗”，不妨打肿脸充胖子，便拍着胸脯说：“掂过碌蔗——我把最后两节消灭了！”

关于思考的思考

□龙建雄

人的一生，除了衣、食、住、行、乐之外，完美的搭配应该还有“思考”。

朋友小林在前些天答应帮我一个小忙。昨天问他，他竟然忘得一干二净！我失望极了。不过，细思下来，我对没有实现的事没有资格说生气，因为把自己的事交给朋友去办就觉得万事大吉，自己也有极为不妥的一面。我顿悟到，失望就是一种情绪，表现为对自己高度不自信，有时候还会加上霜，附带着对他人的不理解。

因为有记录的习惯，我把这份感受写了几行字发在朋友圈。不想成想，“围观”的朋友们都开导起我来，劝说我要尽快淡忘，搞好自我调节；凡事要往好处想，朋友也许有难处